

芬芳
一叶

竹夫人

□孙同林

炎炎夏日,现代人有空调和风扇等消暑降温,古人只能发明一些简单而实用的东西来取凉,比如竹席、竹椅、竹榻、竹床、蒲扇等等,这些取凉器具有的至今仍然在民间使用。“竹夫人”也是古人发明的一种取凉工具。顾名思义,竹夫人用竹子做成。

据考,竹夫人这一称谓,最早出现在苏轼创作的一首七绝《送竹几与谢秀才》里:“平生好物扰天真,老去归田只此身。留我同行水上坐,赠君无语竹夫人。但随秋扇年年在,莫斗琼枝夜夜新。堪笑荒唐玉川子,暮年家口若为亲。”从诗里可以看出,苏轼是经常使用竹夫人的,对其作用和好处了如指掌,还常常把它作为礼物送给好友。由于苏东坡的积极推荐,加之他的影响,一经叫出,竹夫人的称谓便为大众所接受,而且在民间流行开来。

竹夫人为竹篾编成的圆柱形制品,整件长约1米,直径10厘米左右,形似鱼篓,中空;也可以由一支粗长竹筒制成,将竹筒打通关节,四周凿孔,令其处处漏风。使用竹夫人时,就像夫妻那样抱着、搂着,亲密无间,因此,苏轼把它比喻成“竹子做的夫人”,可以说,这个比喻形象而贴切,同时,也阐释了使用者跟它难分难舍的亲昵关系。

宋代诗人陆游在《初夏幽居》里曾写到过竹夫人:“虚堂一幅接篱巾,竹树森疏夏令新。瓶竭重招曲道士,床空新聘竹夫人。寒龟不食犹能寿,弊帚何施亦自珍。枕簟北窗宁有厌?小山终日对嶙峋。”竹夫人的清芬不必多言,因为竹子的禀赋如此;竹夫人的窈窕之美自不待言,修长而瘦,抱之堪怜;竹夫人的冰清玉洁,一是来自竹子本身,二是来自它的构造:中空,且八面透风。设想,如卧于弄堂里,手抱一竹夫人,飕飕风过,那一定是很惬意的,夏日小风也奢侈。

古代文人喜欢命名。将蛭子称为“西施舌”,称河豚腹膏为“西施乳”,都香艳无比,竹夫人也在此列。赵子充把新作《竹夫人》拿给黄庭坚看,黄庭坚认为竹夫人是凉寝竹器,用于憩臂休膝,不司夫人之职,遂改名为“青奴”,并赋诗两首,其中有:“我无红袖堪娱夜,正要青奴一味凉。”黄庭坚的更名亦未能免俗,要么是妻妾,要么是奴婢。

《红楼梦》里也描写过竹夫人。林黛玉死后,王夫人安排贾宝玉跟薛宝钗成婚。贾宝玉心里无法放下林黛玉,看破红尘后削发为僧,留下薛宝钗独守空房。在心灰意冷之下,薛宝钗写下一首谜语诗,诗曰:“有眼无珠腹内空,荷花出水喜相逢。梧桐叶落分离别,恩爱虽浓不到冬。”谜底就是“竹夫人”,这也正是她跟贾宝玉一段婚姻生活的真实写照。薛宝钗的诗谜中道出竹夫人的使用时间,人们通常在荷花初放之际,即阳历的6月,取出竹夫人来,至梧桐落叶之时,即9月的中下旬,将竹夫人收起,待来年再用。

今日的民间,已很难一见竹夫人芳容。我曾想,盛夏之夜,若以一微风扇,怀抱一竹夫人而卧,倒也不失几分浪漫旖旎风情。



秋
山
暮
色

王
尚

听蝉

□茅春林

深山无语,风蹑手蹑脚
树木蔼蔼,意识渐渐陷入矜持

葫芦缠扎着嫩绿的藤蔓
春天种下的蝉鸣,破土而出

细长的竹竿绑着童年的时光
粘住蝉翼,跃在竹梢头

时光翻转,中年的影子在蛻壳

紫
琅
诗
会

在一朵云的沉默里做梦

蜿蜒的山与天空逆向围拢过来
蝉声四起,一切命运在奏乐

玉
兰
一
瓣

西瓜心

□华明玥

早年,无籽大西瓜还没有流行的时候,大部分西瓜都带着饱满的黑籽,种在老家庭院里甚至能够长出西瓜苗来。当然,比天井大不了多少的庭院,就算松了土,施了肥,也很难结出十多斤重的大西瓜。西瓜都是由郊县农民开着卡车到城里来兜售的,爷爷家人口众多,一买就是整整一麻袋。

晚饭后,是吃西瓜的隆重时刻。碗筷已经收掉,院子的青砖地上泼上凉水,奶奶把事先吊在井水里的十几斤重的西瓜捞上来,咔嚓一声,切为两半,接着,她的刀尖儿在西瓜的中央灵活勾勒,然后,刀尖一挑,一个四四方方的西瓜心便挖了出来。一个大西瓜能挖出两块西瓜心,端正正放到一只蓝边碗里,插上不锈钢勺子,端给爷爷,接着,奶奶才把余下的西瓜切成片,分给我们大家。每一片西瓜都是残缺的,就像城墙挖出了一个垛口。我、妹妹以及叔叔家的孩子都眼巴巴地瞅着爷爷蓝边碗里的西瓜心,那是一只西瓜的精华呀,非但没有令人讨厌的黑籽,关键是,糖分也在那里聚集,它微微地起了沙,水分充足的果肉纤维上,肉眼可见糖分的透亮结晶。

为什么爷爷可以理所应当独享西瓜心?我的父母远在外地工作,我便去问叔叔,叔叔却说,咱这座老宅中的这五间瓦房、青砖铺地的院落,以及院子里的水井与花木,都是当年爷爷一个人在外工作,克勤克俭地生活,将工资尽数汇给奶奶,才一砖一瓦地置办起来的。爷爷退休前,是一名采购人员,坐着绿皮火车,啃着干粮,带着他的军用水壶与公文包,跑遍了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省份。爷爷挣钱,奶奶持家,齐心协力才把两儿三女拉扯大,并帮助他们打好家具,结婚成家。因此,在奶奶心目中,爷爷是天一般的

存在。家中最好的物事都要归爷爷享用,多余的才能分给大家,奶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思维方式,况且,奶奶是一个先人后己的人,就拿分西瓜来说,她自己总是拿“垛口”最大的那块西瓜,这就让大家说不出怨言。

然而,我们三个小孩依旧在觊觎爷爷的西瓜心。大家都明白,奶奶偏心了一辈子,向她去要求是毫无结果的,于是,公派我去跟爷爷陈述分享的理由。

就在这一天,晚饭桌刚收拾完毕,趁着奶奶去厨房刷碗,我赶紧对爷爷说:“爷爷,你吃亏了。你每天都只吃西瓜心,那齁甜的滋味想着就腻味,大西瓜的滋味是分层次的,瓜心处很甜,接着,有黑籽的地方不起沙了,口感更加清脆爽口。到了贴近西瓜皮的地方,味道有点像白玉黄瓜哎,非常清爽,有时会涌出一股淡淡的咸味。还有,爷爷你瞧,比赛将西瓜籽准确地吐在搪瓷盘里,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啊。舌头在跳舞,把黑子都卷在一块儿,吐籽的声响如大珠小珠落玉盘,听着就过瘾。爷爷,吃西瓜的乐趣,你都没有享受到啊。”

爷爷听着笑起来,笑到以拐棍捶地。奶奶从厨房慌忙奔出来,问:“出什么事了?”爷爷说:“快把西瓜切开。”

果然,这天,等奶奶把西瓜心端到爷爷跟前时,爷爷立刻把碗递给了我,慷慨地说:“你们三个小鬼头去吃吧。”接着,他从有垛口的西瓜中找了一块,畅快淋漓地啃了起来。奶奶惊得目瞪口呆,可是,一家之主已经这样发话,奶奶也就只好说什么。我们三颗小脑袋埋在那只蓝边碗上,贪婪地享受西瓜心散发出的甜蜜凉气。接下来三五天,西瓜心天天被我们小孩子所独享,我们发明了各种各样吃西瓜的新方

法:切成小丁与冰镇绿豆汤同拌,味道像现在的冰镇鲜芋仙。把西瓜心切成小丁,在上面盖上一块光明牌中冰砖,等冰砖微微融化,与西瓜丁一起舀着吃,像果味冰激凌。成块的西瓜心还可以插上洗干净的雪糕棒,在冰箱里冻成冰棍儿来吃。等所有这些创新吃法都玩腻了之后,我们三个小孩一致认为,西瓜心的滋味也一般化了,它远远没有我们之前踮脚憧憬时那么奇妙。爷爷到底年纪大了,舌头不灵便,每每被黑籽卡到,咳个半天,才能吐出。装着西瓜心的蓝边碗,不如还给爷爷。

这下,轮到爷爷有点不知所措。打量他的神情,他这是从一家之主的位置上走下来了,也从以自我为中心的位置上走了下来,而今,他生出了羞惭心,再也不能登上那个唯我独尊的位置。他思量片刻,便响亮地叫了我奶奶的名字,把蓝边碗递给她。这可能是结婚50多年来,他第一次郑重其事、连名带姓地叫奶奶,而不是叫她“老太太”“老伴儿”“娃他奶”。我这才知道,我的奶奶是有名字的,她并不是亲友邻居口中的华师母、华奶奶,她有一个像月亮一般清澈皎洁的名字,叫倪云清,这个名字埋在带大了儿女又带孙子的劳作中,埋在50多年洗洗涮涮的操劳中,埋在对家人有求必应而对自己的需求熟视无睹中。而今,爷爷可能是在新婚之夜后,第一次叫她吧,他手拿蓝边碗,要把最好的吃食给她。在结婚半个多世纪后,他终于又一次看到了半弯着腰身、任劳任怨身系围裙的她,看到了她的名字闪耀的微弱光芒。

那一天,奶奶没有独享西瓜心,而是将它切开,分给了我们每个人。她自己已百感交集地品尝了其中的一小块。